

归侨杨廷美 和他的侨房

杨克庄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作者小传

杨克庄, 1950 年温州师范学校毕业以来一直从事职工教育工作。曾当选温州市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温州市人民政府授予 1978 年度、1980 年度、1982 年度、1983 年度先进生产(工作)者和 1985 年度、1988 年度成人教育先进个人, 1990 年当选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浙江省社会科学学会授予 1992 年度和 1993 年 ~ 1994 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学会优秀工作者, 著有《沧海集》。

目 录

一、梦想成真	1
二、奇云山	4
三、千工泱	6
四、腊石与侨乡	10
五、勤劳发家	14
六、劳动能手	17
七、兄弟情深	22
八、枪打出头鸟	27
九、家破人亡	30
一〇、重建家园	33
一一、误为财神	38
一二、羊皮袄毙命	42
一三、走遍半个地球	46
一四、屎拉尿壶	50
一五、干活不减当年勇	53
一六、靠双手劳动吃饭	56
一七、兵荒马乱	60
一八、买田又买屋	65
一九、开花结果	68
二〇、铜牌定命运	73
二一、跑了六天拍张照	77
二二、出卖劳力苦读书	80
二三、唯一的母猪户	85

二四、光棍一身	88
二五、插班县立中学	90
二六、雪中送炭	93
二七、三脱丧服	95
二八、不怕作茧自缚	100
二九、碎叔父与胡宗南	102
三〇、口快结怨仇	106
三一、公费读书	111
三二、暴风骤雨不动摇	114
三三、扫地出门	117
三四、读书输光了全部家产	121
三五、因陋就简	124
三六、难兄苦妹	127
三七、双喜临门	130
三八、风云突变	134
三九、死无葬身之地	138
四〇、在逆境中挣扎	141
四一、两袖清风归故土	145
四二、新疆之行	150
四三、百般刁难	154
四四、冤案得到纠正	159
四五、血口喷人	162
四六、如愿以偿	166
四七、假发还真掠夺	168
四八、云开见日	173
四九、人大主席团干预	176
五〇、面积失实补偿金遭劫	179
五一、140:1	184
五二、一代胜过一代	187

一、梦想成真

我万万没想到，会分配到温州市工作。

那是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温州师范学校接到温州专区文教局的通知，让应届毕业生提前一个月毕业，分配工作之前，先到瑞安县塘下区南山乡办冬学。在此之前学校奉命，组织部分学生参加当地土改，我报名参加了土改，所以没有去南山乡办冬学。土改工作队队长由政治教师王××担任，区政府派来指导员。队员都是各班自愿报名的同学，共有二十来人，承担学校所在地郑楼乡的土改。我分在郑楼村，吃住就在学校一桥之隔的乡人民政府里。学习文件时指导员传达县委土改工作团的部署，利用冬闲充分发动群众，狠狠打击地主，没收地主的土地，在春耕大忙之前分给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具体步骤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宣传群众，使农民群众明确土改的重大意义，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地主富农划清界线；第二阶段张榜公布成份；第三阶段斗争地主，当着地主的面，揭发、控诉地主的罪恶，打击地主的嚣张气焰，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第四阶段强制地主交出契约、土地清册，把没收的房屋、土地和农具分给贫雇农。郑楼村农会借学校饭厅开过诉苦会，三位苦大仇深的农民勇敢地走上讲台，控诉地主残酷的剥削，地主个个跪在地上向农民叩头请罪。血泪仇，激发了阶级恨，打倒地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台上有位二十几岁的人不肯下跪，台下群众喊着他跪，他争辩自己不是地主，是替地主父亲请罪来的。地主拒绝到会，群众已经怒气难消，要地主崽子下跪，地主崽子又站

着不跪，更加激怒了群众，有几位积极分子怒不可遏地冲上台强按着他跪下。土改进行到没收阶段的时候，上级纠正了“和平土改”的错误，召集全体土改工作队队员到区里学习文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听了动员报告，准备参加下午的讨论，没有想到学校派人送来了通知，叫我回校分配工作。王老师转告我时，我问分配在哪里工作？王老师说得不十分清楚，好像是温州吧！温州？我似乎不大相信，他见我有些迟疑，便说你到了学校就明白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走，仅花了一个小时，就回到了学校，直接找李校长。李校长看着我说：“地区文教局要学校选三名应届毕业生，到温州市总工会报到，分配职工教育工作，学校确定你和杨鹤松、郑昌度三人去，他们二位已于昨天去了，你也要抓紧去报到。”他还说职工教育是一项崭新的工作，你们一定要好好干，为我们学校争取荣誉。当我确信真的是分配到温州工作时，说不出有多么高兴，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拿着李校长写好了的介绍信，到了集体宿舍，想住上最后一夜，可是集体宿舍已经一个多月没人睡过，满地是纸屑与灰尘，还有霉味，使我立即改变主意，提起铺盖卷转身走出校门，搭乘小船到了瑞安转乘直达塘下的轮船。将铺盖卷寄托船埠头的酱园里，走到了十里之外的南山，找个免费的床铺，乘机和相处三年的同学告个别。到了南山天已黑，同学们正忙着到固定地点上课，见我来了个个向我道喜。晚上就睡在一个空铺上，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一九四九年五月温州解放，同学们参军的参军，参政的参政，班级仅留下二十六名同学继续读书。我荣幸地被同学们推为学生代表，当选学生会理事会主席。蒙P县团工委批准

第一批宣誓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推行荣誉考试(老师发下试卷即行退出考场,同学不作弊,没有老师监考和有老师监考一个样),成绩突出,记大功一次。第二年又被选为学生会体育部长,常率学校篮球队、排球队到P县或瑞安等地进行比赛,在上课和补贴方面与学校领导意见相悖,曾和徐副校长几次争得面红耳赤,我曾担心在分配上卡住我,所以对分配不抱幻想,听天由命。今天学校领导不记前嫌,第一批分配我到温州市做职工教育工作,使我六年前秋游奇云山,登高远眺江心屿,有朝一日跨进温州,立足温州的梦想成真,叫我怎能不高兴怎能不激动!

到了温州市总工会宣教部报到,才知我们三人都分在搬运工会。杨鹤松是永嘉县应界坑人,和我同坐一张课桌,他人团我介绍。他第一个报到,分在东区,东区设三个搬运站,工人最多,占全市搬运工人的三分之一多。郑昌度,P县山门人,是班里十三位团员的小组长,分在北区,北区设二个搬运站。西区已派去了教师。南区还没有人去,宣教部就叫我到南区。南区设一个搬运站,搬运工人不到二百。工人活动场所只有两间平房,既是工会的办公室、工人的理发室又是工人开会的会议室。我吃住暂时都在总工会。南区搬运工会开会动员工人学文化,有六、七十人自愿报名,全是青壮年初小程度,编做二个班,我自己教一个班,聘请附近小学社教部主任教一个班。文教局又叫我到轻工业余学校兼一个班。尽管我每周上课六个晚上,还是比较空闲,每天上午就读报纸给工人听,读报渐渐成了制度,工人轮休日必到会议室听我读报。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动员各行各业捐献飞机大炮打击美国野心

狼。南区搬运工人听了党的号召,爱国热情高涨,纷纷省下吃饭钱,捐献出来购买飞机大炮。我经常给报社写点工人的动态也成了《浙南大众报》的积极通讯员。

二、奇云山

不久,办冬学的同学们全部回到原籍走上了工作岗位。解放前温州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都是自己找工作,有的毕业即失业,建国以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才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分配有一条原则,即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同学们绝大多数来自各县农村,农民翻了身,读书的学子越来越多,需要更多的小学教师去工作,对这一分配原则同学们全能理解,没有人妄图到城市里去。

我是青田县万山乡人,如果像其他同学一样,回原籍分配工作,我将怎样呢?万山乡周围是高山,山下分布三十六个大小不等的村庄。民谣“万山九条岭,条条通天顶,赚钱日欧美,菜干馅麦饼”。表达了万山乡山高岭多,华侨多。不论从哪条岭下来都不知山水从哪里流出去,所以瑞安人叫万山为“万山镬”。万山位于青田县南端距县城四十里,去县城要经过山口、油竹,穿过石郭岭还要横渡瓯江,一天一来回。翻过周岙岭和后金岭是永嘉县的泽雅、林羊,过白沙岭、半坑凹是瑞安的下窑、六科。距永嘉县瞿溪六十里,距瑞安和尚桥四十里,爸爸肩挑重担,都是早去晚归一天来回。半坑凹山上长白桥是村里人割牛草的地方,也有人利用“两不管”的空子种植罂粟花。白沙岭和半坑凹之间的奇云山是青田和瑞安的分界

线。一九三〇年清明节，我就出生在奇云山下的龙头村。龙头原先只有五座大小不同的房屋，后来子女成家，在一座年代最古老的房子的左边和上边分别盖了两座新房屋，人们习惯叫这座最古老的房屋为老屋，住着仙公仙婆两位老人。左边的新房为新屋，上边的新房为上座屋，下边原先的老房子为下座屋。小时候大人们常带我到奇云山摘山楂，又叫山里红，未等红熟就得摘下。奇云山山顶十分宽广，几乎都被云雾笼罩着。山上没有树木，满地是青草，青草中夹杂着一颗一颗山里红，站在地上就能摘，我个子小一个一个摘也能摘满一布袋，让妈妈晒干，日后遇上消化不良就当药用。奇云山没有风景可言，倒有一座几十平方米的娘娘宫，全是石料筑的，没有一寸木料。那时没有吊装设备，那么重的石料不知是怎样放上去的。看来娘娘不十分显灵，石香炉里插着几根香脚一目了然，可见来烧香的人寥寥无几。宫旁有口不深的水井，喝上一口顿感身心舒适，凡走上山来的人莫不喝上几口才回去的。每次上山，大人都不忘带我到高天脑湖望远景，站在高天脑湖上，感到天就在头上，举手可摸得到。九十里外的温州江心屿看得清清楚楚，东塔和西塔好像插在笔架上的两枝毛笔。大人说那江心屿是多少年前奇云山沉下去的，叫“沉下奇云山，浮起江心屿”。我不相信这么大的山会沉得下去。大人就教我察看沉下去的原址，叫狼逃湖，很大很大，一眼望不到边，踩在湖里若不当心，两条腿会陷下去一直沉到屁股臀，要花尽吃奶的力气才能挣脱出来。所以大人不让我到湖里嬉水。春耕大忙过后，耕牛没有田可耕，养牛户就将耕牛放牧奇云山，每隔三五天上山看一次。看看自己的耕牛有没有走失或被盗。

夜晚耕牛自动聚在一起睡觉，白天分头啃草。本来疲劳消瘦的耕牛，通过夏天休闲，长得背阔臀肥。有趣的是，我家养的一头小水牛硬是不肯在山上过夜，上午送它上山，下午就回来了，有时甚至送它上山的人还未回家，它倒先回来了。

听说祖辈曾尝试开发奇云山的资源，一是试种云雾茶，由于气候寒冷，肥料只有单一的草木灰，试种了几年都没有成功。二是截断狼逃湖养鱼，鱼食牛粪，长得又肥又壮，十分理想。不过遇上洪水，冲垮了堤坝，流失了鱼儿。第二年又修堤坝，又放鱼苗，还是未到捕捞的时候，无情的洪水又来了。有一天大人们齐集奇云山修堤坝，下午三时许，天气由晴转阴，逐渐黑了下来，弄得家家户户提心吊胆，害怕天会塌下来，妇女和小孩都手拿脸盆饭碗用力敲打，用以驱散妖魔。看着别人拼命敲打脸盆饭碗，我也好奇地跟着敲打。山上修理堤坝的大人们也稀里糊涂地丢掉手里的工具赶快跑回家。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才恢复光亮，谁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缘故，直到我读书以后，才明白这是日蚀。

三、千工泱

奇云山回来，大人们有时顺着奇云山的水流方向，过白沙岭下山，指给我看一条花一千个人工开凿出来的长水沟，人们叫它千工泱。见到千工泱，大人还津津有味地讲起故事来。奇云山的水原先东流，流向山南永嘉县的下洛溪等地，下洛溪那边的百姓运用奇云山水做纸，家家户户大人小孩不分白天黑夜不停地干，一担担挑到巨溪出售，买回大米蔬菜养家糊

口。可苦了白沙岭北边万山乡的炎黄子孙，春耕时候由于缺水田不能耕误了季节。遇上大旱眼看稻苗活活枯死，颗粒无收。逼得老人走上绝路，姑娘远嫁他乡，有的举家搬迁。受害最大的是上陈庄。“上陈庄大地方，没灯点傍月光，没饭吃喝粥汤，没床晒睡门窗”。这首儿歌反映了上陈庄的困境。怎么办？等待天老爷雪中送炭，等到泥巴晒白了，还是感动不了天老爷，求神拜佛也不灵。上陈庄私塾的教书先生说，必须靠自己，靠自己两只劳动的手，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教奇云山东流水改道北流。任何地方、任何人要做一件事，总免不了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你想把人家世代使用的水拦过来，简直是虎口夺食，不堪设想。尤其是一些与山那边有亲戚关系的人，更不愿这样干。穷则思变，经过了几年的思索，教书先生的大胆设想终于为父老兄弟接受。古人云：“百姓齐，泰山移”。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出半个月，仅用了一千个人工，就开凿出一条宽二尺长二千多丈的水沟，取名千工浹。截断了东流水，叫奇云山的水通过千工浹源源不断地流向自己的稻田里，乡亲们见此个个喜形于色。可是山那边下洛溪等地严重缺水，纸浆不能粉碎，纸业停顿。人们不甘示弱，纷纷拿起锄头冲上山，把千工浹挖得千疮百孔，令奇云山的水仍旧东归。万山人第二天成群结队上山修复，过了一天山那边人又上来挖，万山人又上去修，你挖我修，我修你挖，久而久之，双方都感到疲劳，终于爆发了一场真刀真枪的战斗，结果人多势众的万山人占了上风，降服了山那边人，使之不敢再来破坏千工浹，但他们要养儿育女，岂能就此罢休，最后诉诸于法律，讨回公道。由于被告方属处州（今丽水）管辖，永嘉县太

爷鞭长莫及，有劲无处使。青田县太爷手肘往里弯，睁只眼闭只眼，能拖则拖，实在不能拖时，才摆到议事日程上。

做呈打官司，是教书先生的拿手好戏，曾经帮金阿宝跟林耀光打过官司。耀光是位名声显赫的能人，又有家财，而金阿宝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百姓，没有文化，只会埋头干活。金阿宝的儿媳年青貌美、楚楚动人，中了林耀光的圈套被奸污，金阿宝的儿子为了泄私愤，一日，在林耀光必经之地设下埋伏，当林耀光经过这里时便扑过去将准备好的狗粪塞进林耀光的嘴巴里。林耀光奸淫金阿宝媳妇本来无人知晓，这一回吃狗粪的臭名就闹得满城风雨，弄得林耀光名声狼藉，发誓跟金阿宝势不两立，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没有金阿宝立足之地。金阿宝的儿子被逼离家出走。有人劝林耀光做事切莫做绝，冤仇宜解不宜结，朋友一千还嫌少，冤家一个也怕多，并举出许多事例打动林耀光。林耀光也害怕金阿宝的儿子狗急跳墙，一旦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来，又搞得自己措手不及，表示愿意和解。一天林耀光躲在鸦片馆的卧榻上吸毒，一位衣衫不整的男人叫陈可溜走进来，拿起林耀光刚吸过的烟管往嘴里吸了一口，叫嚷拿碗水来，老板娘莫名其妙地端来一碗水，放在他的面前，陈可溜用一个指头蘸水抹抹管嘴又往嘴里吸了一口气，接着又用手指蘸水抹抹管嘴，再送到嘴里吸了一口，如此重复了几次，摔下烟管，吐了一口唾液，鄙夷地说：“这根烟管不能再用了。”还未跨出房门的林耀光盯着他，疑惑不解，心想：“刚才我还用呢，怎么到了他的手里就不能再用呢？”又听陈可溜一板一眼重重地说：“越洗越臭！”林耀光顿时心领神会，面红耳赤，表示不洗狗粪耻，誓不为人。遂撕毁即将画

押的协议稿，状告金阿宝父子侮辱罪，不惜重金买通官府，抓不着金阿宝的儿子便抓捕金阿宝坐了大牢。可是喂林耀光狗粪的是金阿宝的儿子，并非金阿宝本人，一人做事一人当嘛！抓捕金阿宝毫无道理，过了一段日子不得不释放金阿宝出狱，要他找来儿子。金阿宝出狱后实在噎不下这口气，反过来状告林耀光奸淫妇女，欺压良民。乡亲们莫不替金阿宝捏了一把汗，劝金阿宝息事宁人，不要惹是生非。唯有不被人敬重的教书先生，对林耀光横行乡里，恨之人骨，早就敢怒不敢言。对金阿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敢于碰硬的精神深为敬佩，表示一定站在他一边，任何时候需要帮忙，都愿意竭尽全力。金阿宝危难之际遇知音，如鱼得水，喜从天降。随后教书先生不费吹灰之力就写了状纸，让金阿宝递上去，一时间金阿宝以卵击石状告大好老传为美谈。林耀光奸淫妇女，吃了狗粪，妇孺皆知。走在街上，行人见了莫不退避三舍。一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林耀光自感无地自容，忧心忡忡，不久抱病在床，没等到开庭审判便呜呼哀哉。人们誉为大老粗告倒了大好老。金阿宝谦恭地摆摆手说：“我哪有这个能耐呀！这全是教书先生的本领。”从此，教书先生的声誉鹊起，子弟猛增，帮帮人打官司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千工浹之祸是自己闯出来的，一旦打起官司来，理应自己承担责任。

教书先生早就预计到山那边人会告到政府的，对此他已成竹在胸。接到衙门的传票后便义不容辞地出庭作辩。他慷慨激昂地说：“奇云山上的水流向永嘉县境，为山南人利用谁也不否认。可奇云山历来是万山人种茶养鱼的地方，万山人

应该有使用奇云山上的水的权利。中华民族被满清统治了二百六十多年，孙中山先生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它，这是一个巨变。奇云山的水为什么不可来个巨变，开凿一条水浞，让山水北流，灌溉农田保丰收，用水时间不过四个多月，还有七个多月仍为山南人利用。建议山南也来个巨变，蓄水备用。若不贮水逢上大旱，谁会赐水与你？”县太爷听了他的答辩点头称是，认定奇云山历来是万山人经营管理，万山人应享有山水的权利，但水一年四季流向山南，山南用不了，浪费了水资源，而山北缺水有碍农业生产，直接影响人民生存，何不来个合理分配水资源，从芒种开始到晚稻不吃寒露水的四个多月，归山北灌溉农田，寒露到次年芒种的七个多月归山南做纸，山南建造贮水池备足芒种到寒露之间的用水。

判决书一下达，山北载歌载舞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山南人长吁短叹愁眉不展，不得不上诉省高等法院，省高院派员实地调查，认为青田县的判决从山南山北两地的实际利益着想，无可非议，已经平息了的风波不可再起，遂维持原判，并附上一首诗以慰原告，诗曰：“山南山北本是一家人，自古以来同饮一山水，你有困难我来帮，共同致富人寿丰。”至此，这场历时五年之久的官司，万山人以全胜告终，在奇云山上竖了一块石碑，大书“千工浞”三字，勉励后人大胆设想，勇于创新。谁能想到教书先生竟招致杀身之祸。大人们讲完了千工浞的故事，我走到了自家的大门口。

四、腊石与侨乡

万山人引来奇云山上的水灌溉农田，使宽阔的稻田不再

裂开、禾苗枯死、颗粒无收，保持年年丰产，可丰产不丰收。究其原因，是剥削太厉害了，每担（石）田都得交纳三斗租，最好的田，一担（石）田只能收割一石（十斗）稻谷，一般的只能收八斗、七斗，差的收不到三斗，便要通知租主光临田头“分割稻”，不论收割多少，都二一添作五，田户和租主各分一半。这个规矩不知什么时候立下的，反正没有人去考证过。租主是何许人也？我小时候看到龙头村的租主是二十里之外的油竹人。油竹是个大地方，万山九条岭的水汇合落空头流经山口和油竹，再流入瓯江。经过油竹时，溪流宽广，有一座木桥飞架两岸。记得我十岁那年，妈妈同意我随紧邻廷雨伯到三十五里之外的桂市买杨梅，第一次过四十公分宽的油竹木桥，低头看见桥下潺潺的流水，不免心中害怕，不敢挪动脚步，廷雨伯教我看着前方，勿盯着桥下，才轻松地走过了木桥。如遇洪水，木桥便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油竹人又得筹资构筑新的木桥。直到解放以后有华侨赞助，建成了宽阔的水泥桥，汹涌澎湃的洪水才低头而过。

每年稻熟季节油竹人便坐镇收租，稻熟一过，他们便把晒干了的稻谷，叫人一担担挑回家食用或出售。至于别的村庄都是哪些人来收租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我的祖辈有田也有租，租和田一样可以自由买卖，买田耕种的人必须交租，买租的人只能收租，无权干预谁种田。据说祖辈的租也是花钱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可以用买来的租抵消自己田里应交纳的租。也有少数田户买自己田里的租，这样一担（石）田不管收割七斗、八斗全归自己所有，就能丰产坐收渔利。所以有了奇云山的水，温饱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

廷雨伯帶我到桂市买杨梅那一天,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使我看到了宽阔的瓯江和瓯江上来来往往的航船,还有望不到边的田野,犹如走到了另一个天地。那天一出万山,踏上陆上坑路,过左龙,左面就是白洋山。廷雨伯触景生情,讲起了白洋山的故事,至今快过去了六十年,我记忆犹新。

万山人和山口人建造房子,大都不用砖砌墙,一般用石头垒墙,石头不须人工开采,溪坑里有的是,只要花点力气去挑就是,可有人嫌溪坑里的石头圆圆鼓鼓,垒成的墙壁不美观,他宁愿化点力气去白洋山开采,要什么形状就有什么形状。这样一开采,无意中开出了一种既透明、漂亮、坚固的石块。开采者舍不得用这漂亮的石块垒墙,好奇地先将小块的磨作图章石,刻上自己的姓名,博得众人的喜欢,便将大块的也锯成图章石赠送亲友。有人用来雕刻十二生肖,串上红线挂到小孩的颈项上,别人看到也都说漂亮。也有人刻成大小不等的石猴,大的有大拇指那么大,小的只有笔杆粗,涂上黄蜡,栩栩如生,美观极了,小孩看了爱不释手。大家便给这种石块取名腊石,有人便将这种腊石玩物放在自家门口来卖,人见人爱,人见人买。不久便运到县城和温州去卖,连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也出现了这种腊石玩物,外国人看到也喜欢。于是腊石完全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产供销一条龙,刻的只管刻顾不上销,销的只管销,坐不下刻,销路越来越广,有人甚至大着胆子带到国外试销,出现了供不应求,上白洋山凿洞取石的人也一日比一日多。廷雨伯和朋友也合伙打洞凿石,早出晚归,产量还是上不去,朋友就带着自己的儿子一道进洞开采,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干了三天感到乏力就不愿随父爬山钻洞,朋友硬

逼着他进洞，儿子又勉强干了半个月。有一天朋友感到太劳累，没力气上山钻洞，叫儿子上山，儿子钻到洞里拿起工具开石，洞里出现了意外的塌方，石头堵住了洞口，活活闷死了儿子。中年丧子朋友夫妇悲痛万分，妻子又骂丈夫断送了儿子的命，朋友无地自容，几次想跳崖自尽，但放不下这个家，家里还有儿子和女儿。发誓不再钻洞凿石。为了生计干上销售，生意从小到大，从本地到外地，从国内到国外。像他一样出国销售的有数百人之多，因此青田县有“侨乡”之称。当时靠腊石谋生的人约占总人数的一半。腊石的品种越来越多，品位越来越高档，万山人坚持以农为主、腊石为副，以副补农，生活自在。

听了廷雨伯讲的腊石故事，我如梦初醒，心中数了数只有二十六户的龙头村，那时候先后出国做腊石生意的多达二十人，其中十三人在我出生之前就回来了。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我看着他们回来的包括爸爸在内有五人。有二位生死不明，成了番帮烂。回国的十八位归侨买田买租的仅三户，他们是上座屋的廷元和廷昆兄弟分别在温州梅岙和 P 县买了田，每到早稻收割廷元必去温州，廷昆必去 P 县。第三户是我的爷爷用爸爸寄回的钱在 P 县买了二十亩三角田的租，每亩收租一百五十斤湿谷，合计三千一百斤，花上好大的力气和代价晒成干谷二千五百斤（一百斤湿谷晒干谷八十斤）。还顶不上 P 县一个长工一年的工钱，爸爸回国在 P 县买田十三亩先借别人耕种，一九四七年起收回自己耕种。廷雨伯出国时卖了良田做本钱，回国后一棵稻茬也赎不回，出国前曾发誓不再钻洞凿腊石，可我见他还是带着干饭爬上白洋山。其余的归侨也